

复活

ВОСКРЕСЕНИ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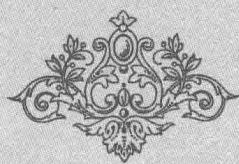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黄春蕊 译



全译本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复活

ВОСКРЕСЕНИЕ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黄春蕊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
黄春蕊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6重印
ISBN 978-7-5317-2768-2

I. ①复… II. ①托…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3253号

复活

ВОСКРЕСЕНИЕ

作 者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译 者 / 黄春蕊
责任编辑 / 卢红岭 牟国煜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8
字 数 / 473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6月第3次印刷
定 价 / 35.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768-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经销商联系调换。

译者序

世界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Л. Толстой）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他被誉为具“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天才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人民在革命时期顽强抗争的精神品质，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最杰出的作品，是歌颂人类富有同情心的最美丽的诗，给读者强大而深刻的震撼力。

《复活》创作于1889年，以一件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而成，1899年完稿，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的代表作。一位彼得堡的司法活动家、法官科尼给作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妓女因被指控偷窃嫖客的卢布，在法院审理案件时，陪审团里一位青年成员发现这个妓女是他过去在亲戚家寄居时诱奸的养女，青年人良心显现，到监狱探望这位女犯人，并提出愿意跟她结婚，后来这个女人病死狱中。作家抓住这个素材，并由此引起他对一连串问题的思索，于是他深入挖掘这个故事更广泛更丰富的背景，把它撰写成一部反映人性、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原想写作一部道德心理小说，但在写作过程中，构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参加1891至1892年的赈灾工作，体会到了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一巨大的鸿沟，农民贫困是由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因此作者深刻揭露了当时的现实制度，赋予作品更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以及鲜明的政治倾向。

作者在创作的十年间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对现实生活做出了深入观察和思考，为作品的创作注入了鲜活的生命。

《复活》中聂赫留朵夫（Нехлюдов）是一个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带有作者本人思想发展过程的烙印。聂赫留朵夫青年时期单纯善良，追求真挚的爱情，但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恶习，贵族社会和沙俄军队放荡腐败的生活风气使他堕落为自私自利者。他诱奸了玛斯洛娃（Маслова），

随后又无情地抛弃了她。十年后他在法庭上见到玛斯洛娃时，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堕落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他决心向玛斯洛娃赎罪，并决定和她结婚，在玛斯洛娃申冤上诉的过程中，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的种种弊病。通过走访贫苦农民，他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在出入法庭和监狱的过程中，他看到人民只是无辜的受害者，了解到人民的苦难是土地所有制和社会阶级分化所造成的。作家的思想开始升华，他从一个地主阶级的立场转变到了一个宗法农民的立场。作品表现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进步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又宣传他的道德说教。聂赫留朵夫在上诉失败后，他放弃了财产和贵族生活，随玛斯洛娃去西伯利亚，最后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消灭恶势力的办法，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要宽恕一切人，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作家认为聂赫留朵夫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小说中的玛斯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典型。她先是被聂赫留朵夫诱奸，继而被主人驱赶，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沦落为心灵麻木卖弄风情的妓女。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怒斥，表达了一个受尽侮辱的妇女对贵族社会的控诉和抗议。后来她被聂赫留朵夫的真诚感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放弃了旧的恶习。而高尚的政治犯希蒙森（Симонсон）促使她走向新生，促成了她精神上 and 道德上的“复活”。

《复活》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斯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聂赫留朵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表达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喀秋莎·玛斯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如果说与聂赫留朵夫的重逢震撼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玛斯洛娃的形象已经超越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小说《复活》体现了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在托尔斯泰看来，人之所以要走道德自我完善的道路，是因为人本身不完美，他认为每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是那种对人对己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地追求个人幸

福，并且为个人幸福不惜牺牲他人的幸福。作家通过男主人公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这一观点。

小说揭露了法律制度的虚伪和反人民的本质，批判了整个官僚机构，勾画了国家机构中各级官吏的丑恶嘴脸，无情地揭露了官方教会的虚伪，暴露了神父们的市侩嘴脸和宗教仪式的荒诞无稽，表现了长期受教会欺骗和敲诈的农民对它的深刻仇恨。小说还从经济制度上探究了人民的痛苦不幸的根源，否定了土地私有制，提出了要解决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必须把土地归还农民的看法，表明了作者对土地的正确认识，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农民对土地占有制的愤怒抗议。

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典型性是作品成功的关键性因素。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达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没有喀秋莎这个形象，人民的疾苦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复活》也就不会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作家写到喀秋莎时，流露了真挚的同情和爱。少女时代，她身为地主家的养女兼使女，但却没有因此而奴颜婢膝。她天真无邪，但幼稚无知，凭着一颗单纯的心灵，设想着美丽的世界，沉浸在欢乐的生活中。被奸污后的喀秋莎还曾抱有过幻想，直到风雨交加的秋夜，聂赫留朵夫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牌、谈笑，而喀秋莎在火车旁奔跑、呼喊，却得不到回音。这时，她才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她真想纵身跳到车轮下了此一生，但胎儿的蠕动，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从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只有在黑暗中摸索、挣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喀秋莎·玛斯洛娃形象丰满、真实，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画廊中独具一格，典型意义深刻。作品正是通过卡秋莎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宁语）。她与聂赫留朵夫体现了作品的主题。如果说，在托尔斯泰的构思中，复活节之夜聂赫留朵夫的情欲是她堕落的开端，那么，凄风苦雨的车站一幕，喀秋莎对善和上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她沦落的内因。他们生活的转折都取决于对待永恒法则——上帝的真理的态度。因此，他们后来的精神复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聂赫留朵夫通过忏悔和赎罪，喀秋莎通过宽恕对方，他们恢复了爱的途径。同时，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社会因素、阶级对立，使社会的主题与伦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托尔斯泰是一位公认的心理描写大师，在心理描写手法的运用上做出

了独特的贡献，这在《复活》上也表现得很突出。他将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完美地加以融合，他善于洞察、挖掘人的内心奥秘，寻求以最大的艺术表现力，揭示人物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着重描写了人物心理活动本身的过程，关心人物心理活动过程中那些最细微的、难于捉摸的、而且是瞬息万变的心理现象，这就是心灵辩证法，是小说《复活》最明显的艺术特征。例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遇到玛斯洛娃后，思想上引起了一系列的激烈斗争，表现出作者着重描写的不是人物在某一时刻所表现出的孤立的心理现象，而是一种连续的充满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过程。作者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时候，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如作者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简单提示，人物自己的大段的内心独白和心理活动的对话等。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常常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心理活动之中，进行自我分析或对旁人以及各种事物进行分析和批判。

入木三分的讽刺手法是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学特征。作家运用的讽刺手法不动声色，在朴素的叙述中包含着辛辣的讽刺，如对法庭官员的描写：书记官起立，开始宣读起诉书。他读得清晰而响亮，但是速度非常快，并且前舌音和颤舌音这两个字母的音分得不大清楚，到最后他的声音就混在了一块儿，变成了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使人想要入睡。法官们时而把胳膊肘靠在圈椅的一个扶手上，时而又靠在另一个扶手上，时而把身子靠在桌上，时而又倚向椅背，时而闭上眼睛，时而又睁开眼睛相互低声交谈。——这就是所谓的“上等人”，在那么庄严的场合，那么庄严的时刻，面对一个个珍贵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嘴脸。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的社会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暂且不说，单单是小说鲜活的主人公形象及朴实又不失生动的故事情节就慢慢带你进入和逐渐浸沉于伟大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世界和艺术氛围，让你注视着作品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观察着他们的沉浮与挣扎，体味着他们灵魂深处的悸动和波澜。尽管作品描写的年代与我们相隔久远，但是作品中人物的许多感慨，那个时代社会人心的剧烈激荡，今天读来丝毫都不会感到遥远，甚至有着强烈的感同身受。这就是真正的艺术作品超越时空的永恒力量。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93
第三部	355

第一部

那时彼得走上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了我，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好呢？到七次可以了吗？”耶稣说：“我跟你讲，不是到七次，应该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页至第二十二页

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的眼中有刺，却不想到你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页

……在你们中有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页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也最多不过和先生一样。

——《路迦福音》第六章第四十页

—

虽然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块很小的地方，人们竭尽全力将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破坏得不像样子；虽然他们把石块埋进土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虽然生出的青草都被清除得一干二净了，空气中还残存着煤炭和石油的气味；虽然滥伐草木，驱散鸟兽，可是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终究也还是春

天。温暖的太阳照耀着大地，绿草四处生长，不光是在林阴道上，还有的从那些石板缝里往外钻，满眼都是一片翠绿。桦树、杨树和李树都吐出了嫩绿芬芳的新叶，椴树上也冒出了一个个幼芽。寒鸦、麻雀和鸽子如往年春天那样在欢快地筑着巢，苍蝇被太阳暖暖地照着，在房间里嗡嗡嗡嗡地骚动着。花草，鸟儿，昆虫，还有那些快乐的孩子，也都无比欢快。而大人们却一直在隐瞒自己，欺骗他人，从而让自己和其他人都受着痛苦的折磨。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了赐福于所有生灵而创造这个无比美好的人间，更不是那种拥有和平、和谐、相互关爱的美好；人们认为真正神圣而且极为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那些用于统治他人的各种手段。

因此，在省立监狱的办公室里，所有人都认为神圣和重要的并不是那些飞禽走兽，也不是所有人都在享受春天的美好和快乐，而是昨天收到的那封编了号码、盖了官印、标明案由的公函，那上边指明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前，一定要把那三个关在监狱里已经受过一次审讯的罪犯——两女一男，一起送去法庭受审。而且其中一名女犯是重刑犯，需要单独押解送审。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根据那个指令，看守长极不情愿地走进女监里那条又暗又脏的走廊。跟在他身后的是个女人，面容疲惫，长着一头灰色卷发，身上穿着监狱里统一的制服，袖口上还镶着些许饰线，腰里扎着一条镶着蓝边的腰带。这是这个监狱里的一名女看守。

“您这是要找玛斯洛娃吗？”她问道，和值班的看守长一起来到走廊内的一间牢房门口。

看守长把铁门弄得咣当做响，打开了铁锁和牢门，马上有一股比走廊里更加恶臭的味道从里面散发出来。他大声喊道：

“玛斯洛娃，去过堂了！”他说完，又把牢门给带上，等了有一小段时间。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比较清新怡人，这是被风吹进城里来的田野的空气。可是走廊里的空气却充满着伤寒病菌，散发出粪便、焦油以及腐烂物的恶臭，不管是谁一走进其中都会立马觉得心情沮丧而郁闷。女看守虽然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污浊的空气，可是从院子里刚走进去的瞬间，也不免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她来到走廊里，忽然觉得全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来一阵慌乱的响声，那是女人们的讲话声与赤脚在地上走动的响声。

“你快一点儿，玛斯洛娃，不要磨磨蹭蹭的！”看守长冲着牢门大声地喊道。

约莫过了一两分钟，一个个头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囚大步从里面走了出来，她灵敏地转过身子，站在了看守长的身边。这个女囚里面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面还套着一件灰色的长囚衣，脚上穿着一双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一双棉囚鞋，头上包着一块白色的头巾，还刻意让几缕蜷曲的秀发从头巾里滑出来。正如其他长期坐牢的人们一样，这女子整个脸上也带着那种病态的苍白，免不了会让人想到地窖里马铃薯长出的新芽。她那双不大却很宽的手以及从囚衣宽大的领口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一样的苍白。在这张脸上，特别是因为那苍白黯淡的脸色的衬托，她的双眼看起来分外乌黑发亮，眼皮稍稍有些浮肿，但看上去十分灵活，其中有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视。她挺直了身子站在那儿，高昂着丰满的胸脯。她来到了走廊，微微抬起头来，停下脚步，看着看守长的眼睛，表现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看守长动手去关牢门，没想到竟有一位没戴头巾的满头灰发的老太婆从牢门里伸出了她那张更加惨白，有些严肃而且满是皱纹的老脸。老太婆对玛斯洛娃喊了几句话。看守长想要用牢门抵住老太婆的头，再把她推回去，谁知那头一下子就消失了。牢房里传来了女人们的哄笑声。玛斯洛娃也微微笑了笑，转过头去看了看牢门上方那扇装着铁栅栏的小窗子。老太婆从里面跑到窗边，哑着嗓子说：

“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和他们啰唆，你只要认定自己说的话就好了。”

“只是盼着能尽快有个结果，反正也不会有比现在更糟的情形啦。”玛斯洛娃说，摇摇头。

“那是，结局肯定只能有一个，不可能有第二个。”看守长顺口说道，表现出当官的人自认为很幽默的表情。“跟我走！”

小窗口上露出来的那个老太婆的眼睛消失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的中央，紧紧跟在看守长身后。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了楼，路过了比女监的气味更难闻、场面更嘈杂的男监，这儿每扇门上的小窗口都有很多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然后他们进了办公室，那儿早就有两个佩枪的押解兵在等着了。坐在桌边办公的文书官把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交给了其中的一名兵士，并用手指了指女犯说：

“把她交给你了。”

那个士兵本是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农民，红脸颊，还有很多麻子。他把公文放进军大衣的外翻的袖子里，笑嘻嘻地对他的同伴——一个颧骨

很高的楚瓦什人挤了挤眼睛，上上下下反复打量着那名女犯。两个兵士就带着女犯下了楼，一直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大门旁边的一道小门打开了，两个士兵带着被押解的女犯穿过这道小门，走进了院子，跟着就走出院墙，来到石头铺成的大街上。

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和当官的纷纷停下来，好奇地看着那个女犯。有些人不停地摇头，心想：“这就是做坏事造成的下场，而不像我们这样本分。”孩子们战战兢兢地看着女强盗，不过可以让人放心的是有士兵跟着她，她现在已经没法继续干坏事了。一个乡下来的人卖完了木炭后，在小饭馆里喝饱了茶，来到她身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并给了她一个戈比。女犯一下子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嘴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

女犯感觉到人们的眼光霎时全都朝这边射来，但她并没转过头，只是偷偷地瞟着那些看她的人。对她这样的关注，让她觉得十分高兴。这里带着春天气息的空气，比起监狱里的要清新得多，这自然也让她十分快乐。可是穿着那双沉重的囚犯棉鞋在石子路上行走，让她的脚感觉十分疼痛。她注意着自己的脚下，尽力走得轻巧一些。女犯经过一家面粉铺时，门口有许多鸽子在来回踱步，大摇大摆的，没人欺负打扰。女犯脚却差点儿踩到一只蓝灰色的鸽子，它们一下子就呼啦啦飞起来，扇动着翅膀，从女犯耳边飞了过去，给她带来一阵清凉的风。女犯开心地笑了，然后想起了自己眼下的处境，又深深地长吁了一口气。

二

女犯玛斯洛娃的经历非同寻常。她原本是个未婚女农奴的女儿，她母亲在农村和饲养牲口的外祖母住在一起，住在两个地主小姐家里。这个没有出嫁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并按照农村的风俗给孩子做洗礼。然后做母亲的却不再给这个原本不想生出来、毫无用处、还会影响她干活儿的孩子喂奶，这样一来，没多久孩子就会饿死。

她生过的前五个孩子都是那样死掉的。他们每个人都受过洗礼，可是后来都因为不喂奶而死去。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男人私通以后

生下来的，那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本来应该像她之前出生的五个孩子一样，可是事情也真是非常巧合，那两个老小姐中的一个来到牲口棚里，训斥饲养牲口的女工们不应该把奶油做得带腥味儿。那时候产妇和那个白白胖胖的小女娃儿就在牲口棚里躺着。老小姐抱怨奶油做得太差劲，又斥骂她们不该把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放在牲口棚里。她说完刚准备离开，却突然看见了那个孩子，对孩子产生了怜悯之情，想要当孩子教母。于是给小女孩做了洗礼，从那以后因为疼惜自己的教女，就总是给她母亲送些牛奶和钱，所以小女孩就这样活了下来。两个老小姐从此以后就把她叫做“被救活的女孩”。

小女孩三岁那年，她母亲因病去世了。饲养牲口的外祖母觉得这外孙女是个累赘，所以两个老小姐就把小女孩带回自己家里抚养。这个眼睛乌黑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给两个老小姐的生活带来了快慰。

两个老小姐中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较为善良，为小姑娘受洗的就是她；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总是喜欢把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教她读书认字，想把她当成自己的养女。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却认为应该把她栽培成一个女工，一个出色的侍女，所以对她非常严厉，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常常拿小女孩出气，甚至还会打她。小姑娘就是在这样两种矛盾的环境下生活的，长大以后也就成了半个女工、半个养女。就连她的名字也是不远不亲：不是卡吉卡，也不是卡杰卡，而是叫做喀秋莎。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圣像，泡茶烧菜，磨咖啡豆，煮咖啡，洗衣服，有时又去陪伴那两个老小姐，和她们一起坐着，为她们读书等。

也曾经有人向她提过亲，可是她谁都不愿意嫁，觉得和那些向她提亲的干力气活的人一起过日子肯定会很艰苦，她已经完全被地主家里的舒适生活给宠坏了。

她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一直到十六岁。她刚满十六岁那年，那两个老小姐的侄子——一位大学生、富有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喀秋莎偷偷地爱上了他，却没有勇气向他表白，甚至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爱上了他。在那之后，又过了两年，老小姐的那个侄儿在参军的途中顺道到姑姑们家里住了四天。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诱奸了喀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离开了。他走了五个月之后，她才确定自己真的有了身孕。

从那时候开始，她对每件事都觉得心烦，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摆脱即将必须面对的羞辱。她不但不愿意继续服侍老小姐们，所有事情都只是应付

了事，而且连她自己都没料到竟然会无缘无故地发起了火。她对老小姐们讲了很多粗话，而那之后，她又感到懊悔，于是就要求结账辞工。

两位老小姐对她也非常不满，就把她放走了。从她们家离开后，她去了一位警察分局局长家里做侍女，可是在那里只待了三个月，因为那位局长虽然已经是五十来岁的老头，却经常纠缠调戏她。有一次把她逼得发火了，骂他是“浑蛋”、“老家伙”，用力推他的胸部，还把他推倒到地上。由于她的粗暴，她立刻就被解雇了。那时她已经不能再去找活儿干了，因为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她寄居在一位寡妇家里，那人是个接生婆，还兼职贩卖私酒。她的生产进行得很顺利，可是接生婆在乡下曾经替一个患病的女人接生过，所以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喀秋莎。她生下来的那个小男孩不得不被送去育婴堂，据负责送孩子去的老太婆说，孩子一到那儿就死了。

喀秋莎住在接生婆家里时，身上一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的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做工赚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那个人给她的。可是她从接生婆家里离开时，身上却只剩下六个卢布了。她一点儿都不懂得节省，不光自己用，而且不管谁来要钱她都给。接生婆跟她要了四十卢布的生活费，当做是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水钱。为了送走那个可怜的孩子，她花掉了二十五卢布，接生婆后来又从她那儿借了四十卢布买了一头奶牛，除此之外还有二十卢布是被零星花掉的，她做了几件衣服，送了些礼品。所以当喀秋莎身体恢复的时候，她已经身无分文了，不能不找份活儿干，才可以生活下去。她去林务官家找了份活儿。和那个警察分局局长一样，林务官虽然已有妻子，可是打从第一天起就开始纠缠她。喀秋莎非常讨厌他，尽量躲开他。可是他还是比她经验老到，也更富有心机，关键还是在于他是老板，可以任意支配她，最后还是找机会把她强奸了。林务官的老婆得知了这件事，有一次恰巧赶上丈夫单独和喀秋莎在房间里，就跑回来揍她。喀秋莎也不简单，很快两人就厮打了起来，结果这户人家没给她一分工钱就直接把她轰出了门。这样，喀秋莎只能到城里，住在了她姨妈家里。她的姨父是个装订工，以前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现在却失去了所有的老顾客，因此他常常借酒消愁，把每件到手的東西都变卖买酒喝掉了。

她的姨妈开了一间小洗衣店，靠这些养活一大群孩子，还要供养她潦倒的丈夫。姨妈说让玛斯洛娃去她的洗衣店里干活儿。可是玛斯洛娃看到那里的洗衣女工所过的艰苦日子，就犹豫了，她去了佣工介绍所找给人家当女仆的工作。工作算是找到了，是去一家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读中学的儿子家里干活。但她只工作了一周，那个年龄最大，并且留有两撇小胡子

的中学六年级的大儿子就荒废了学业，回到家缠着玛斯洛娃，让她片刻不得安宁。那位母亲把所有的错都算在了玛斯洛娃头上，她又一次被解雇了，暂时没找到新的活儿。可事有凑巧，玛斯洛娃再次去了那个佣工介绍所，在那里和一位太太恰巧遇到了，那位太太双手戴满了宝石戒指，肥胖圆滑的胳膊上还戴着好几个镯子。当她知道前来找活儿的玛斯洛娃的遭遇之后，就把自己的住址给了她，还请她去家里。玛斯洛娃果真去找了她。那位太太亲切地接待了她，请她吃了馅饼，还喝了些甜葡萄酒，并让自己的侍女送了一封信去什么地方。大约黄昏时候便有一名身材高大的男人来到了这里，他留着长长的白头发和白胡子。这个老头一来就靠着玛斯洛娃坐下，双眼闪闪发光，笑呵呵地看着她，和她说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玛斯洛娃听到女主人说：“是个新人，刚刚从乡下来的。”接着女主人对玛斯洛娃说，他是一位有名的作家，有很多很多钱，如果她可以让他开心，他肯定舍得花钱。她果真赢得了作家的欢心，他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承诺会时常和她见面的。那笔钱没多久就花完了，其中一部分用来还清了她住在姨妈家时的生活费，此外还有一些用来买了新的衣裙、帽子和缎带。没过几天，作家又一次派人来请她，她也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且要求她搬到单独房子住。

玛斯洛娃在作家租下的房子里住了下来，可是她却爱上了住在同院的一个快乐的店员。她主动向作家说明了这事，然后就搬去另一个更小的单独的公寓里住了下来。那个店员一开始还说要和她结婚，可后来却一声不响地走了，去了下诺夫哥罗德，很明显是把她甩了。玛斯洛娃从此便孤身一人。她本来打算继续住在这间房子里的，可是不允许。派出所所长告诉她，只有领到黄色执照^①，接受监督之后，她才可以单独居住。因此她再次回到姨妈家。姨妈发现她穿戴着新潮的连衣裙、斗篷和帽子，就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她，也不敢向她提起当洗衣女工的事了，误以为她现在的身价变高了。对玛斯洛娃来说，已经没有当不当洗衣女工的问题。现在她无比同情地看着前面房间里的那些脸色苍白、胳膊干瘦的洗衣女工所过着的监牢般的生活，那里的窗户一年四季都是敞开着的，她们必须在三十度^②的肥皂水蒸气中洗熨衣服，有的人早就患上了肺病。一想到她自己也有可能要干这样的苦役，她就浑身颤抖。

① 指帝俄时代政府发出的妓女证

② 指列氏温度，相当于摄氏 37.5 度

就在这个时候，在玛斯洛娃无依无靠而且非常困难的时候，一名给妓院物色姑娘的探子找到了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很早就开始抽烟了，而且在她和店员同居以及后来他抛弃了她之后，她就变得越来越爱酗酒了。她之所以喜欢酒，不仅因为酒味醇美，更多的是因为喝酒能让她忘记她经历的那一切苦难，让她纵情享乐，找回尊严，而她清醒的时候却做不到这些。要是不喝酒，她的心情就会非常沮丧，并且羞愧不已。

探子在请姨母吃饭时，把玛斯洛娃灌醉了，向她提议去本城一家最好的妓院当妓女，并向她列举了干那种事儿的所有好处。玛斯洛娃要作出选择：要么选择当女仆的这样卑贱的地位，这肯定也逃避不了男人们的纠缠，并且是只能和人秘密地通奸；要么就干脆取得稳定而且又合法的地位，专门进行那些公开的、为法律许可的、报酬丰厚的、长期的通奸。她在两者中选择了后者。同时，她想用这样的方法来报复那个曾经诱奸她的人，报复那个跑了的店伙计，也报复所有曾经欺负过她的人。此外还有一个对她来说极富诱惑力的条件，并且也成了她下定决心的最大理由，那就是探子告诉她，不论她想要做什么样的衣裙都可以，不管是丝绒的、费伊缇的^①、绸缎的衣服或是露胳膊、露肩膀的舞衫都可以。玛斯洛娃想到要让自己穿上一件黄灿灿的绸缎的衣服，用黑丝绒镶边，露出迷人的肩颈，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爽快地交出了自己的公民证去换取黄色执照。当天晚上探子就叫了一辆马车，把她带到了有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那时候开始，玛斯洛娃就开始过上了这种时常违背上帝意志和人类道德的罪恶生活，这里的无数妇女不光得到关心国民权益的政府当局的许可，而且过着受到它们保护的那种生活；而在过着这种生活的妇女中，十有八九最后会受到疾病的折磨，未老先衰，年纪轻轻地就死了。

她们在午夜饮酒狂欢，白天却昏睡不醒。下午两三点，才有气无力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由于饮酒过量而要喝大量的碳酸矿泉水或是咖啡，全身上下只穿件罩衫、短上衣或是长睡衣，在每个房间里懒散地来回走动，有时会从窗帘后面看向窗外，无精打采地争吵对骂。然后去洗漱，涂脂抹粉，往身上和头发上喷香水，试衣服，为了衣服和鸨母吵架，长时间地照镜子，描眉画眼，吃油腻腻的甜点，最后穿上袒胸露背的亮丽绸衫，来到陈设华丽、灯火通明的大厅。客人们三三两两地到来了，然后是奏乐、跳

① 一种正反面都有明显横条纹的平纹丝织品

舞、吃糖果、喝酒、抽烟，和各式各样的男人上床。他们中有年轻人，有中年人，也有几乎还是孩子的；有糟老头、单身汉，也有有家有室的；有商人、店员，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鞑靼人；有有钱的，也有穷得叮当响的；有健壮的，也有疾病缠身的；有酒鬼，有清醒的，有粗鲁的，也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反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的男人都有。嚷嚷声、吵闹声、打架声掺杂着奏乐声，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音乐从黄昏一直要到天亮。只有到了早上，她们才可以脱身去睡觉。每天都是如此，一个个星期也是如此。每到周末，她们就会坐车去政府机关里，也就是警察分局，那里有负责办理政府公务的官员和医生们，并且全是男人。他们有时候态度正经而严肃，有时却会泯灭大自然为了防止犯罪而不光赐予了人类，连禽兽都拥有的羞耻心，竟然带着猥亵的淫笑要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然后再发给她们某种许可证，允许她们继续工作一周，她们和那些客人们继续干重复的事情。而下个周末又是如此。总之，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不管是平时还是假日，全部如此。

玛斯洛娃就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七年，在这段时间内她换了两家妓院，还因病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个年头，也就是在她失身之后的第八年，二十六岁的时候，她犯事了，并因此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她和杀人犯、小偷一起过了半年后，现在要被押解出庭受审了。

三

当玛斯洛娃随着押解兵走了好久的路，疲惫不堪，好不容易走到了地方法院那座大楼时，她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那个曾经诱奸她的人，正躺在一个很高、铺着羽绒垫子、被单被揉得很皱的弹簧床上，身穿干净的、前襟上的皱褶被熨得很平整的荷兰产的细麻布睡衣，大敞着领子，正在抽烟。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似乎是在想今天需要做的事情以及前一天做过的事。

他前一天的晚上是在那个声名显赫的柯察金的家里度过的，人们都觉得他一定会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一想到这些，他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扔掉